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

詩曰：天低芳草誓師壇，西海蛟多戰地寬。
鼓角迴臨霜野曙，旌旗高對雪峰寒。
五營向水紅塵起，一劍當風白日看。
從此大明征絕域，任誰番部怯金鞍。

卻說三寶老爺請上王爺同升寶帳，文武百官會集帳前。老爺道：「番將無知，累來討戰。連日中間，雖不曾大敗，卻不能取勝於他，怎麼是好？你諸將中有誰勇略過人，跑出陣前擒此二將？成功之日，官上加官，職上加職。」老爺問了這幾句，諸將都面面相覷，半日半日不作聲。馬公公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朝廷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難道這等一個番將，我軍中就沒有一個英雄豪傑敢去敵他？」自古道：「激石乃有火，不激原無煙。」倒是馬公公這幾句話兒，一下子就激出一個將官來，歷階而上，高叫道：「元帥何視諸將之薄也！末將不才，願借一支軍馬，前去擒住番狗奴，獻於麾下。元帥心下何如？」眾人舉目視之，只見其人身長三尺，膀闊二尺五寸；不戴盔，不穿甲，就像一段冬瓜滾上帳來。原來是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。

元帥問說道：「金將軍，你有何良策足破敵兵？」金天雷答應道：「憑著末將這一柄神見哭的任君鑣，怕他甚麼番狗奴。」元帥閉著兩隻眼，把個頭兒搖幾搖，說道：「那西海蛟身長一丈，膀闊三停，你這三尺長的人，抵不得他半節腿。況兼他英勇過人，又有盤龍三太子輔助。這兩日饒是陳堂、張柏，尚不能取勝，你怎麼是他的對頭？」這一席話兒，把個金天雷激得只是暴跳，高叫道：「呸，元帥差矣！豈聞蟲蚊咬牛，巨象畏鼠？人有技能，豈在大小！昔日王莽篡漢，光武中興，王莽名下有一個大將，名字叫做巨無霸，身長丈二，腰闊一圍，就是金剛一般的漢子。況兼又有一面聚獸銅牌，拿起個牌來晃一晃，虎、豹、豺、狼擁擁而來。哪一陣不贏，哪一陣不勝。昆陽城裡該多少的英雄豪傑，都不能當其鋒。後來出下一員小將，姓鄧名暉，表字君章，身軀不滿三尺，只當得土地老子一個孫兒。大破巨無霸於昆陽之西，反令王邑、王尋等死無葬身之地。今日西海蛟的英勇，未必好似巨無霸。末將雖是這等一個矮小人兒，本領高強，卻不把個鄧君章擱在心上。元帥今日統領百萬雄兵，出在百萬餘里之外，若但以形貌取人，只怕諸將之心，都有些冷冷兒的樣子。」元帥一時不曾開口，金天雷又跳將起來，槍架子上取過一枝槍來，掄上一會。哪裡是桿槍？只當得個燈心拐棒兒樣子。撇掉了槍，刀架子上取過一口刀來，舞上一會。哪裡是口刀？只當得半邊河瓢兒樣子。撇掉了刀，壁上取過幾張硬弓來，一拽一張折，兩拽折一雙。撇掉了弓，拿起自家神見哭的任君鑣，使將起來。耳朵裡只聽見一片響，眼裡頭哪裡看見有個人。饒你是個流星趕月，沒有這等圓；饒你是個飛雁盤雛，沒有這等快。王爺看見金天雷英雄絕倫，即時站起來叫說道：「且住！且住！」

道猶未了，天師、國師一齊到來。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元帥道：「二位老師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特來恭喜。」元帥道：「連日戰不勝，攻不取，有何恭喜，敢勞國師？」國師道：「不是恭喜連日，卻是恭喜今日。」元帥道：「今日弓未上弦，刀未出鞘，怎見得恭喜？」國師道：「金將軍出陣，手到功成，故此特來恭喜。」天師道：「今日的功勞，應在金將軍身上，委是可喜。」王爺道：「學生也料今日之功，成在金將軍手裡。」金天雷正在負屈，不得自伸，聽見國師說他恭喜，天師也說道可喜，王爺也說他功成。這一誇獎，就把個金天雷獎得喜上眉峰，平添膽略，高叫道：「末將此行，若不梟西海蛟之頭懸於高竿，和千古鄧君章做個知己，誓不為人！」元帥道：「萬代瞻仰，在此一舉。你務在小心，不可造次。」金天雷稟道：「二位元帥在上，天師、國師在前，兵法有云：『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今日之事委托末將，中間行止疾徐，俱憑末將，元帥幸勿見罪！」元帥道：「只在到頭一著，其餘的悉憑尊裁。」金天雷拜辭而去。元帥又叫過軍政司來，取只羊樽酒送到右營裡金爺處，勸他滿飲一杯，教他早梟番將之頭，以慰眾位老爺懸望。

金天雷拜受已畢，心裡想道：「為將不在大小，看各人的本領何如。交鋒不在惡殺，看各人的志量何如。我今日說了這幾句大話，好不一戰成功？只是這個功卻也不是容易成的，須則是拿出個智量來才是贏手。我今日是個甚麼智量？兵法有云：『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』這如今賊勢方張，我且退縮他兩日，致使他志驕氣盈，方才一鼓擒他，豈不為美！」籌策已定，一連坐了三日，並不曾出兵。每日間只聽見藍旗官報道：「番將西海蛟又來討戰。」金天雷只作不知，內中也有說道：「金將軍平素性急，怎麼這幾日如此寧奈？」也有說道：「金將軍開大了口，說大了話，收拾不來，故此忍著。」

西海蛟說道：「只講南船上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原來都是些假話。只這兩三日，並沒有個將官敢來出陣。可笑！可笑！」到了第三日上，三通鼓響，南陣上擁出一個將軍，長不滿三尺，沒甲沒盔，坐在馬上，就是一段冬瓜。西海蛟看見，就笑一個不止。金天雷心裡想道：「你笑我麼？我還一個好笑哩！」西海蛟說道：「果真的南朝沒有了人，把這等一個小孩子叫他來做將軍！只消我一指頭，就打他做兩截。只一件來，打死他也不見我的手段。我且問他一聲看。」叫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你莫非是那個廟裡急腳地裡鬼？怎敢來尋我金剛麼？」金天雷大怒，說道：「臊狗奴，吾乃大明國宋皇帝駕下征西右營大都督。你這犬羊異類，敢來欺滅我麼？你縱有血肉千斤，只好去擋刀抵箭，終不然你有甚麼用處？」西海蛟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矮賊人兒雖小，嘴其實尖。蚊早遭扇打，只為嘴傷人。我如今先把你這個賊鬼嘴割將下來，且看你怎麼？」道猶未了，一柄方天梁，照頭照腦就是幾下。金天雷卻又古怪，不拿出任君鑣來，只擊過一桿槍，掄下掄下。西海蛟來得鬆，他又掄上前去；西海蛟來得緊，他又掄退後來。掄上掄下，掄了一日。盤龍三太子看見，急性不過，拿起合扇刀，劈面砍將過來。金天雷看見他砍得狠，拖著一桿槍，望本陣而跑。三太子埋怨西海蛟道：「拿這等一個娃子，和他廝殺殺了一日，還不曾贏他，你倒不害羞哩！」西海蛟道：「殺此小賊，何足為強！待我明日，一方天梁築他做塊肉泥就是。」

到了明日，金天雷又來出陣。西海蛟說道：「你這娃子，何不去撫養成人罷？只管來自送其死！」金天雷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臊狗奴？焉敢小覷於吾。」罵便是罵，手裡又不是任君鑣，又是一口刀。舉起刀來，直砍上西海蛟的面上去。西海蛟哪裡睬他，隨意提起個方天梁來，左一支，右一架。金天雷的刀，只在方天梁上刮當刮當的響。三太子斜裡裡又插將來。西海蛟說道：「賢太子請回罷，只這等一個小孩子，要我們兩個人殺他，不可使聞於鄰國。」三太子說道：「此言有理，我且回朝，但有別的甚麼將官出來，你且再來請我。」這只是三太子的命不該絕，還有幾日祿米未完，故此走了，他回朝去了。這兩個人又是這等混了一日，不分勝負。金天雷回營，參見元帥，元帥道：「金將軍，你一連出陣兩日，並不曾成功，你若是戰他不下，莫若差幾員名將，並力攻他，或者還有個好處。不然，長了他的英氣，大了他的膽略，往後去急忙裡難得贏他。」金天雷說道：「末將正要驕他的志，盈他的氣，不患不成功。」王爺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正合我學生之見。」元帥心下明白，卻又怕走漏了消息，故意的說道：「你這些人都是巧言令色，不能贏人，反有這許多閒話。左右的著他出去，閉上了營門。」這都是兵不厭詐處。

到了明日，西海蛟又來。金天雷又去，又是一桿槍，舞上舞下。西海蛟到了三日，心上有些吃惱，盡著那些蠻氣力，都拿將出來，狠著是一方天梁。金天雷明是要賣上破綻他看，迎著他一槍，一槍就折做兩截。金天雷折了槍，帶轉馬來，連人連馬，一跳跳起來，就跳在圈兒外面。又支起一口刀，舞上舞下。西海蛟盡著蠻氣力，又狠著是一方天梁。金天雷又賣個破綻他看，迎著他一刀。一刀又折做兩段。金天雷斷了刀，帶轉馬來，連人連馬，又是一跳跳起來，跳在圈兒外面，卻才擊過那一百五十斤重的任君鑣來，手裡舞得就是游龍出洞，飛雁投湖。西海蛟猛空裡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卻錯上了墳也！這等的一個毛人，倒用著這許大的兵器，怎麼敢小覷於他。」自古道：「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今。」西海蛟心上吃了慌，手裡就有些作怪，分明是抖擻精神，和金天雷廝殺，不知怎麼樣兒，一梁打將下來，金天雷這裡就是一鑣挑將上去，可憐的方天梁撞在任君鑣上。那鑣就是鋒刺一

般。這莫非是西海蛟該是命短，金天雷該是成功？只聽得叮噹一聲響，把個方天梁就鑿做了兩段。西海蛟已自是心上吃慌的人，又斷了這個方天梁，花子死了蛇一一沒有甚麼弄的了。怕他甚麼人不著嚇罷，嚇得只是魂不附體，魄不歸身，坐在馬上頭輕腳重的。金天雷又巧，把個任君鏢照他腦背後晃他一晃。他連忙的扭轉頭來，把個半段方天梁還去一架。剛才扭轉頭來，那邊下殼子上已是一鏢，把個斗大的頭，撲的一聲響鑿將下來。番兵們去了頭目，哪敢向前，只是四下裡逃生奔命。金天雷一片鏢，不知斷了多少人的頭，直殺得不見了人，卻才拿了斗大的頭來見元帥。

二位元帥大喜。天師、國師都來賀功，國師道：「貧僧的恭喜可是真麼？」老爺道：「多謝國師指教。但不知國師是何高見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沒有甚麼高見，只說西海蛟怎麼是個金天雷的對手，你把這個名字去想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之言有理。西方也屬金，海在下，天在上。海裡的蛟，怎麼敢敵天上的雷，只是一死而已。國師之言，何等有理！但不知天師也說道今日的功勞，應金將軍身上，是何高見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以數觀之，得個金木相刑之數。金將軍是金角木蛟，西海蛟卻不是木？故此貧道曉得功勞在他身上。」老爺道：「天師之言有理。但不知王老先生你也說是今日之功，成在金將軍手裡，先生是何高見？」王爺道：「學生以理揆之，怎麼的理？西海蛟連日得勝，已自是志驕氣盈，眼底沒有人了。再加上金將軍人物矮小，不起堆堆，他必然藐視於他，欺他是個矮子。自古道：『兵驕者敗，欺敵者亡。』以此理揆之，學生就知道今日之功，成在金將軍手裡。」老爺道：「三公之見，妙哉！妙哉！王老先生是一個理，天師老先生是一個數，國師老爺兼理兼數。諸公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即時吩咐紀錄司紀功；吩咐軍政司擺宴，大宴慶功。正是：

三□羽林將，出身常事邊。

春風吹淺草，獵騎何翩翩。

插羽面相顧，鳴弓上新弦。

射麋入深谷，飲馬投荒泉。

馬上共飲酒，野中聊割鮮。

相看拚醉飲，從此勒燕然。

筵宴已畢，元帥又吩咐取過銀牌綵緞來，賞賜金天雷。手下將佐，各各有差。又吩咐取過西海蛟斗大的頭來，豎一條高竿於接天關外，把他的頭懸在高竿之上，號令諸番，遲降者以此頭為例。

卻說金眼國國王聽見西海蛟砍了首級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哭得好不痛苦也，說道：「西海蛟乃是我國中的擎天白玉柱，跨海紫金梁。今日一旦喪於南人之手，再有何人能扶助我的江山，能撐持我的社稷？」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

說猶未了，只見把關的番兵飛跑而來，報說道：「南朝人到我們的關外豎一根高竿，高竿之上懸掛著西總兵的首級。首級上插著一面紅旗，紅旗上寫著『遲降者以此為例』七個大字，號令關中，出言無狀。」國王又聽知這一場報，越發哭哭啼啼，哭一個不了，啼一個不休。盤龍三太子說道：「西總兵為國亡身，今被懸竿之慘。孩兒無以報他，情願統領一支人馬，開關截戰，梟取那個矮狗奴之頭，也把他來懸在關上，才了得個冤報冤之事。」國王道：「孩兒差矣！我兵新喪主帥，人無戰心。況兼他那裡出陣之時，未必就是那矮子，怎麼就能夠冤報冤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既不能冤報冤來，我且領支人馬衝下關去，奪回西總兵之頭，葬之以禮。這也不失以德報德之道。」國王道：「孩兒也未可造次。南人詭計極多，他既是要號令我國中，豈可不設兵守禦。或者以此為餌，四路裡埋伏軍馬，未可知也。難道就是以德報德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既不能冤報冤，又不能德報德，教孩兒這一點心怎麼能夠表白？」國王道：「我也想來，這如今沒有別法，只得備辦三牲禮物，到關上對著他的頭祭他一番，聊表我們一念之誠罷了。」三太子說道：「父王之言有理。」即時備下三牲，陳設供案，遙對著西總兵的頭大祭一番。奠三杯酒，焚幾炷香，讀一篇祝文。文曰：

維某年某月，金眼國國王莫古末伊失謹以庶羞之儀，致祭於總兵官西海蛟而言曰：嗚呼！維我有國，維將軍赫。衽茲戈兵，奮彼羽翮。有鋒斯摧，無梗不誠。余方寄之干城，而胡罹薰竿之厄。雖然將軍之頭可斷，將軍之心不可割；將軍之頭可懸，將軍之志不可摘。嗚呼！生抱豹韜，死裹馬革。悠悠彼蒼，將軍何忒！嗚呼哀哉！伏惟尚饗。

祭畢，一個國王，一個三太子，抱頭而哭。哭聲未絕，只見祭桌上的一隻鵝平白地跳將起來，叫了一會，卻說道：「太子哥，太子哥，前行還主折人多，賠了一壺酒，還要賠著一隻鵝。」國王、太子都吃了一驚。國王道：「這莫非是西總兵有靈，來告訴我們的禍福？我兒，只怕前向凶多吉少。不如趁著此時，獻上一封降書降表，也免得舉國生民塗炭。你意下何如？」這幾句話兒，分明說得有理，哪曉得三太子是血氣方剛之人，知進而不知退，即時大怒，說道：「父王差矣！豈可因這些小妖讖，誤我軍國大事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撈過鵝來，一手提起劍來，把個鵝一揮兩段，高叫道：「凡我臣子有不盡心報國者，罪與此鵝同！」太子這一發怒之時，左右們無不凜凜。國王心下□分不悅。當有一個駙馬將軍，名字叫做哈里虎，看見國王不悅，跪上前去，稟說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雖然折了西總兵，幸有三太子在這裡。三太子英雄蓋世，韜略無雙。莫說一個西總兵，就當得□個西總兵。莫說一個南將，就當得百個南將。既是太子盡心為國，小臣輩何敢貪生！凡有差遣，願效犬馬之報。」

國王聽見駙馬將軍這一席勸解，心上才有些歡喜，說道：「非我志餒，肯服輸於人，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，故此莫若早些回頭罷！」三太子說道：「父王寬心！不是孩兒空口所言，孩兒有個退兵良策，哪怕他百萬南兵，也不在孩兒心上。」番王道：「是個甚麼良策？你說來我聽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南朝既斬了西總兵，料定了我國中再沒有個能者，防備之心漸漸的懈怠；況且他的寶船停泊在我內港，水路曲折，他豈能盡知。我若還是陸路上廝殺，勝敗尚未可知。孩兒今夜撥出海鯨船五百隻，順風直下，裝載火箭、火槍、火藥之類，趁他在睡夢中間，放起火來，燒他幾百號，且驚他一驚。這叫做『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』，孫武子最上兵法，豈不為美！卻又再調駙馬哈里虎，領一隊人馬，陸路上截殺他一番，教他背腹受敵，支持不來，活捉他的將官，生擒了他的主帥。到家之時，割下他的頭，也掛在竿子上，卻不替西總兵報了這個仇。豈不雙美！父王，你說此計何如？」番王說道：「此計也還通得。」哈里虎道：「太子妙算，真有鬼神不測之機。我王社稷安於泰山，何慮南朝人馬。」番王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依計而行。只是不可輕易，不要貽我以後憂就是了。」

盤龍三太子別了番王，自行其計。坐上牛皮番帳，點齊五百隻海鯨船，精選一千餘人會水的兵卒，另選四員水軍頭目做個副將。一更上了海鯨船，軍士都坐在艙底上，寂寂無聲。恰好的這一夜月白風清，波恬浪靜，海鯨船五百隻，順著那一股流水放將出來，看看的將近寶船，大約還有一二里之遠，三太子傳下將令，把這些大小海鯨船，一齊灣住，著兩隻巡哨的小鯨，輕輕的前去打探。一會兒，打探的回來說道：「南船上人人都在做夢，個個都在打呼，只有一隻船上有些燈亮。」這燈亮不知是誰？原來是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。天師怎麼還有燈在？卻說天師坐在朝天宮裡，心裡似夢非夢，眼兒欲開未開。

只見一個穿紅的走到面前來，打一個拱。天師睜天眼來，問說道：「你是哪個？」其人也不作聲，也不見在哪裡去了。天師醒過來，心上有些疑惑，說道：「今日值日天神卻是龍虎玄壇趙元帥。怎麼有個穿紅的過我面前？」道猶未了，國師差下一個人，送了一幅小啟兒。天師拆開讀之，上面只有□個字，那□個字說道：「夜半一場災，天師仔細猜。」

天師看見這□個字，心上老大的明白，說道：「『災』字是個川下火。我適來看見穿紅的走下過，卻不也是個火料。想是今夜有個甚麼火災？國師只來告訴我，是教我準備的意思。他不曾去告訴元帥，我也不消去告訴元帥。」

即時間叫上一聲：「值日神將何在？」只見一個龍虎玄壇趙元帥，就在階下打拱，天師道：「今日是你值日麼？」趙元帥道：「是小神值日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們寶船上，今夜該主些甚麼災悔？」趙元帥道：「今夜子時三刻，熒惑流光，直射武曲。多般有些火災。」天師道：「有我貧道在這裡，怎麼做得這個勾當？」趙元帥道：「但憑天師吩咐，小神敢不竭力。」天師道：「你與我叫過風伯、雨師來，我自有個話兒吩咐他。」趙元帥應聲而去。

一會兒，四個神道一字兒跪著磕頭，稟說道：「適承天師老爺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們都是甚麼神祇？」其神道：

「小神們都是司風的風伯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有四個？」其神道：「一個是三月烏風，一個是五月麥風，一個是七八月簷風，一個是□二月酒風。」天師笑起來，問說道：「那三個叫做信風，我已知道了。這個怎麼叫做酒風？」其神道：「□二月天冷，飲酒擋寒，多飲了幾盞，就有些發風，故此叫做□二月酒風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發酒風的，算不得個人數。也罷，你們今夜都在這裡伺候，有功之日，明書上請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有四個神道一字兒跪著磕個頭，稟說道：「適承天師老爺呼喚，不知有何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們是甚麼神祇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們是行雨的雨師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也是四個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按東西南北四方，故此也是四個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們既是個雨師，怎麼這等衣冠不正，言語侏侏離離？」雨師道：「天師在上，還有所不知。這如今世變江河，愈趨愈下，假饒孔夫子也有些衣冠不正，也有些言語侏侏離離。」天師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雨師道：「褻裘長短，這豈不是衣冠不正？夫子之言不可聞，這豈不是語言侏侏離離？」天師道：「這都是解釋之辭。也罷，你們今夜在這裡伺候，有功之日，明書上請。」風伯、雨師一齊稟道：「小神們今夜在這裡伺候，天師有何令旨？」天師道：「今夜子時三刻，我們船上主有火災。聽令牌響為號，令牌一響，你們即時要來：風刮開去，雨要淋下來。不許遲延誤事，違者治以罪。」風伯、雨師應聲而起。

畢意不知這夜半之時，有個甚麼火災？風伯、雨師有個甚麼顯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